

# 西城謎案

· 下冊 ·

龚培德◎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 城 謎 集

龚培德◎著

(下)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 二十六

就在韩寒安排部署马明强接手深挖刘胡子黑恶势力团伙，从中查找刘胡子下落的时候，刘胡子却正躺在庭川市一家酒店的客房里让他的一个名叫香儿的情妇为他进行全身推拿按摩。

刘胡子对香儿说：“整天把我憋在房子里，浑身的骨头都犯痒，还不如把我杀了。”

“哟，”香儿撇着猩红的小嘴，“有我这么漂亮的美女陪着你，整天吃香的喝辣的，什么也不用做，这神仙过得日子怎么对你来说是一种折磨了呢？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羡慕你这种日子呢。”

“羡慕个屁，”刘胡子说，“我现在连自由行走在庭川大街上看看天气，晒晒太阳这么简单的要求都达不到，还有什么神仙的日子可谈？”

说完，刘胡子闭上了眼睛。

香儿见他闭上眼，不敢再惊动刘胡子，便用她那小嘴在刘胡子的头上轻轻地吻了吻。

刘胡子，生于1970年，他是在庭川市的农村长大，1993年底开始流浪于庭川。如果第一次和刘胡子打交道，你绝对不会相信他竟然是庭川市有名的“黑道人物”。一是刘胡子年龄不

大；二是刘胡子个头不足1.70米，其貌不扬。就这样一个恐怕是连打工都找不到好雇主的人，竟然成了黑道上赫赫有名的“老大”，这不能不令人称奇。其实，刘胡子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庭川市街头一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狡诈、阴险和狠毒。在他不长的人生履历上，曾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因而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同时，这也成了他吹嘘的资本。据说，刘胡子初出“江湖”的场面颇具有戏剧性。一天刘胡子和几个犯有前科的社会渣子在一家餐厅吃饭，刘胡子同桌中的一个人与旁边另一张桌子正吃饭的3个人为拿茶壶倒水而发生了口角，结果刘胡子这桌子上的人多，将那3个人打得屁滚尿流地爬出了餐厅。但不到半个小时，那跑出去的3人便纠集了30多人来找刘胡子等人的茬。刘胡子见状，倒也没有惊慌，一撩裤子，把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在了大腿上，血水顿时喷溅出来。一时间，餐厅空气像被凝固了，老板和服务生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这时只听刘胡子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说，是朋友的请让条道，走人；是敌人的上来，奉陪！我不改名不改姓，就是在这片地方混的刘胡子。结果听到刘胡子的名字，再看他那不要命的样子，那围拢过来的30多人，一下子跑了个干净。从此，刘胡子的“名声”便在庭川市黑道上流传开来，也由此奠定了他在黑道上的地位。

庭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警官们对刘胡子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原因是他过去曾被警方多次拘留过，还被送去两年劳教。一年前庭川市警方把刘胡子这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当

做庭川市打黑除恶的重点进行重拳出击。冯明和李林都是刘胡子专案组的成员。

抓捕刘胡子是由华西夜总会的血案引起。

华西夜总会的血案发生在1998年的冬天，那是一个气候寒冷的冬天。在人们刚刚迎接新年到来的第二天夜晚，在庭川市著名的华西夜总会里，发生了一起庭川市两大黑恶势力充满血腥的暴力殴斗事件。这血案的直接结果是导致6人死亡，伤者多人。

事情的起因是来自这家夜总会消费的客人与夜总会其他客人为某件事引发争端。这事本来与刘胡子毫不相干，可在争执的这两拨客人中，有1人与刘胡子有染，便向刘胡子打了电话告急。刘胡子一来想在朋友面前显露一下自己在庭川黑社会的“霸主”地位；二来也想借机抢占这个不属于他势力范围的场子，便对手下一个名叫刘二的说，多带几个弟兄去震震他们，也好让他们那地方的人瞧瞧咱们的能耐，如何处理是你的事，但别给我丢脸。这刘二原本就喜爱惹事生非，见刘胡子给了这话，便带了60多人，乘坐十几辆出租车，杀气腾腾直奔华西夜总会。楼上的服务生一见从下面窜上了几十个手拿棍棒刀具的人，刚要阻拦，刘二一伙什么也不说，直奔正吵得不可开交的人群。得到援兵的那一方人见状便放开了手脚，刹那间，夜总会便成了战场，刘二抡起一把砍刀，追打得对方直喊爹娘。刹时，夜总会里血如泉涌，几人当场毙命。

当时，这起案件被作为一起严重的暴力犯罪案件处理，杀

人者刘二被依法判处死刑，刘胡子因为不够刑事处罚而钻空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些都让刘胡子有了吹嘘的资本，他声称自己在公、检、法机关都有朋友，即使兄弟们犯了事，在他的照应下，也会平安无事的。从此，一些不法分子主动加入他的团伙，为虎作伥，壮大了刘胡子犯罪集团。

2004年初，庭川市开始“严打”斗争，华西夜总会致死人一案被重新提到公安局的日程上来。那时，韩寒也才刚刚就任庭川市公安局局长不久。他上任没多长时间，就对庭川市几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进行拉网式地追踪打击，将近百名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送上法庭。可惜的是，由于在抓捕刘胡子时走漏了风声，使刘胡子得以逃出了法网。

在庭川市逃脱后的刘胡子来到相邻的花城市，纠集了当地的一帮地痞流氓，又制造了多起恶性暴力事件。

在一次收取花城市商贸城的市场保护费时，与花城市当地的一个黑恶势力团伙发生火拼，火拼结果是两个团伙都受到重创。花城市警方接警后迅速出击，将这两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抓捕归案。刘胡子这一次虽然没有逃脱花城市警方布下的天网，但是由于他是以“余斌”的名字和身份证出现的，故在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和法院判决上，刘胡子是以余斌的名字被判刑15年，结果就把这个真名叫刘胡子的给投进了西沟监狱。

在西沟监狱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刘胡子一直在着手准备逃脱，为此，他装作安心服刑的样子，赢得了越狱成功。漫长的

15年的刑期啊，他在5分钟的时间里就获得了自由。为此，他特别感谢对他施以援助的“大哥”，还在他闯荡江湖羽毛未丰时，“大哥”就把他拉到“大哥”的势力范围，他在庭川市做下的累累恶性案件，几乎都是“大哥”的背后谋划。但是，这个“大哥”是从来不出面的，所有的“戏”由他策划，但从未走上过前台。刘胡子在韩寒组织的严打中能得以逃脱，也是“大哥”让人给他报的信，只是逃窜到花城市，他没有执行大哥让他老实一段时间的忠告，心想这里不是庭川警方的管辖范围，于是恶习不改，又重新组织了一个黑恶势力集团，但没想到这个集团很快就被花城市警方铲除。而他也由此被投进了监狱。

他被判处15年刑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大哥”的耳朵里，“大哥”派人对西沟监狱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后，制定了那个让他从监狱卫生所出逃的计划。如果说当天那列火车早到或晚到几分钟，他的出逃可能就会是另一种结果，但那天的列车是准时经过西沟监狱。就在值班的武警向他鸣枪和射击时他飞快地窜过了铁道线，那列飞驰而过的列车将追捕他的人挡在铁道线的那一方，也挡住了他们追捕的视线。这边，在与铁道线并列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标有“公安”字样的警车正闪着警灯在那等着接应他。上了警车的他迅速换了一身警服，在他们驶出20多公里外一个临时哨卡上，当他看见搜捕他的警察对他们这辆警车只扫了一眼便挥手放行，心才从嗓子眼落了下来。此后，所有的卡点都是一路畅行。后来当他回到庭川住进这个大酒店两

个月后，“大哥”派来的人告诉他，那些监狱的警察还在设卡追捕他时，他感到这些警察真是傻笨的可爱。同时，他也感到一阵后怕，如果不是“大哥”的周详安排，单靠自己，即便他能越狱成功，插翅也难飞出这些警察布控的哨卡。

回到庭川几个月“大哥”依旧没有来看他，只是让他安心休息，并派人将他的情妇香儿找来，伴随他打发寂寞的时光。

8个月后，“大哥”用了他一次，带他重返花城市。在花城市让他把鸿达公司老总周鸿康接到一个秘密的约会地点。

## 二十七

杜江南和阿倩又回到了阿倩所居住的别墅。

在别墅的几天里，杜江南盘算着该如何对这个女人下手。通过这段日子做阿倩包养的“二爷”，特别是在春城旅游期间他的两次舍身相救，使阿倩对杜江南从“御用工具”变成了真心相许，这也使杜江南一时不忍下手，或者说对下手产生了动摇。就在他们两人一个真心擦出了火花，而另一个决定对这个擦出火花的女人实施抢劫而徘徊不定的时候，这所别墅的真正主人，包养阿倩的香港老板罗彼得悄悄回到庭川。

本来，还有两天就是平安夜的日子，过了平安夜就是圣诞节，这对于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占了100年的香港人来说，这西方节日浓厚的气氛，甚至超过了中国的春节。如果不是因为罗老板在投资3个亿新建的制药厂，在上缴税收方面遇到了麻烦，



需要他找省有关领导协调，他是绝不会放弃与家人在港相聚的日子，而跑到这冰雪覆盖的庭川。

由于回来得匆忙，再加上这次从香港没有给阿倩带什么礼物，罗老板内心感到有些惭愧，回庭川他没有先到阿倩处而是首先找到省的主要领导，对他上交国税的问题领导答应先由有关部门提出具体意见再做决定，他的心才踏实了许多，因为按照上缴税收的文件规定，他年底必须完成补交3000万元国税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到厂子经营。罗彼得解释说不是不想及时上缴，而是由于资金暂时周转不过来，他想缓缓日子。领导的答复使他心里有了底，罗老板那天晚上便邀请在上缴税收方面需要动用的省和庭川市的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头头脑脑在一家大酒店里进行感情交流。直到凌晨3点，他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才让司机将他送到阿倩处。

那夜，阿倩无论如何是不会想到罗彼得会回到庭川的。这段日子她之所以敢将杜江南带回别墅，出外旅游姿意寻欢作乐，就是因为罗彼得临走给她留下话，这次回香港要长住一段时间，因为过了圣诞节就是新年了，他过完元旦后才能回庭川。罗彼得说他不在庭川的日子，时间由她自己支配，想回父母那儿也可以，出外旅行转转也行。所以，当阿倩在春城给罗老板打电话，说她随庭川市一个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已在春城时，罗老板很高兴地说是该放松一下自己呀，只是你别把自己给弄丢了，我回来可就找不着你这个美人了。当时，阿倩嘴里娇滴滴说这怎么可能，我可是你的心肝宝贝，一边用小手摸着杜江南的脸

颊，心里说老棺材瓤子，你不在庭川守着我却跑回香港守那个黄脸婆，还让我在这为你守贞节，见你的鬼吧。我可不想守活寡，快乐一天是一天。

当罗彼得打开房门，走进房间时，阿倩和杜江南都在睡梦之中，直到罗彼得走进卧室，打开灯时，才发现自己包养的女人阿倩正被一个年轻的男子赤裸着搂在怀里。罗彼得气得真是暴跳如雷，大声骂道：“你这该死的贱货，我罗彼得养你，就是让你给我偷人的吗……”

杜江南从这个老男人的怒吼声和阿倩眼睛流露的惊恐中知道眼前这人是谁了，见这个男人嘴里不停骂着，并抓起卧室的花瓶向他和阿倩砸来，不由怒从心中起，他赤裸着从床上跳下去，顺手就给了罗彼得一拳，这一拳把罗彼得打得两眼直冒金星，也打得他恼怒到了极点。自己的女人被这个男人睡了，他不但不赔罪，反而敢对自己动手，这口气如何能咽得下？他自知不是这个年轻人的对手，但他养在庭川市制药厂的保安队有几个好拳脚的人，养那几个人的目的，是为搞好制药厂内的安全，另外也可以说是他的贴身保镖。现在自己受如此大辱，正是用那几个人的时候。于是，他急忙从卧室里出来，奔向客厅，抓起电话。

杜江南一看坏了，这老东西要报警。要是警察赶来了，把自己抓住，打老东西的事小，但如果把玫瑰园做的那起案子扯进来，那自己可就插翅难飞了，想到这里，他立即冲到电话机旁，顺手扯断了电话线。

罗彼得见电话线被扯断，又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

杜江南见状冲过去抢手机，罗彼得就是不给，在两人的撕拉中，杜江南将罗彼得的脑袋朝客厅墙壁猛地撞去，只这么一下，罗彼得就像瘫了一样，再也站不住了，顺墙倒下，嘴里只有出的气，而没有进的气了。

杜江南翻过罗彼得的身体，才知道由于刚才抓这老东西时用力过猛，把脑袋给撞扁了，老东西岂能不死。

从杜江南跟随罗彼得冲进客厅到罗彼得尸体横陈在地躺在客厅，前后时间不到5分钟。

在这5分钟内，惊魂未定的阿倩已穿好了衣服。

当她从卧室跑进客厅，却见杜江南蹲在罗彼得的尸体旁一动不动。

阿倩不知罗彼得已死，她还以为是杜江南将这个老东西打倒在地了，当她跑到杜江南身边，看见从罗彼得脑后流出的血已浸染了地板时，立时尖叫了一声。

杜江南冷冷地说：“你害怕了？”

阿倩一把抱紧杜江南，把头伸进他的怀里；点头说：“怕……是害怕……”

杜江南把阿倩抱回卧室，他好像这才发觉自己还是赤裸着身体，便把衣服穿上。

阿倩还是紧紧地抱住他的身子，她指指客厅说：“江南，我好害怕，你说该怎么办，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呀。”

“这事是我做的，打头也是我一个扛着。”

“你别这么说，江南，这都怨我，如果不把你带回别墅，如果我们外面租套房子生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会有那么多如果了。”杜江南说，“你恐怕不是心疼他死，而是心疼你和他订的三年的合同期就要满了，他应该偿还给你的200万元无法兑现了吧？”

“江南，你怎么能说这话呢？”阿倩急得要哭，“自从春城你救了我两次之后，我的生命就属于你了，我就是要那200万元也是为我们的今后呀。”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杜江南说，“这个别墅你是无法再呆下去了，也带不走，看看屋里有什么值钱的，可以带走的东西赶紧收拾一下吧。对了，还要搜搜这老东西，他卡上的钱不应该少，只是阿倩你知道他的卡号密码吗？”

阿倩摇摇头：“他从来没告诉过我。”

“那就别指望了，关键是你要把自己的钱和东西收拾好，庭川市我们暂且不能呆了。”由于这件事的出现，杜江南在说话中，无意地使用了我们，现在他觉得和阿倩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我们要尽快地把尸体处理掉，天亮就麻烦了。”

“怎么处理呢？”

“拉出去，随便扔到哪个废旧的矿井里，让他在那儿呆上个三五年就成了一堆白骨，谁想认他也认不出来了。”

杜江南在庭川读大学时曾到离庭川50多公里的一处煤矿实习过，知道那儿有许多被弃之不用的废井，他觉得把罗彼得放

在那儿倒真的挺合适。

“那怎么把他弄出去呢?出租车开不进这个小区的大门。”

阿倩有些着急。

“就是出租车能开进来也不能用，老东西的宝马不是在车库里放着吗?用他的车拉他上路，不是挺绝妙的吗?”

杜江南的话音里充满着一种冷酷。

阿倩听了不寒而栗。

杜江南找了一条床单，把罗彼得的尸体很快裹了起来。他让阿倩与他一同去给罗彼得找个休息的地方。阿倩一个人也怕呆在屋内，很听话地便上了车。

车子出了城就是一片白雾，由于雾气太浓太厚，打开灯也只能看到前方不远，因此车速走得很慢，原本只需要几十分钟的路程，他们足足跑了有2个多小时，到矿井时天色已微微有点透明。杜江南不敢耽搁，凭印象找到了一处废井口，便将罗彼得的尸体从车后厢抱出扔了下去。

然后，他们驾车返回别墅。

在别墅，杜江南说：“阿倩，天亮我们就赶紧离开这里了，不管警方是否发现那老东西的尸体都要走。”

“那我们去哪呢?”阿倩一副无助的样子。

“亲戚、朋友、同学，凡是你认识的人那里都不要去，走得越远越好，走到谁也不认识你的地方。”

“那你呢?你不和我一起走吗?我把这几年的钱凑了凑，有好几十万，够我们生活一段时间的。”

杜江南笑笑：“我不和你一起和谁一起走呀，只是在庭川我还有点事要办，待办完了，我就走。你可先到花城市等我，两天后我会准时赶到花城，那时我带你到一个永远不会有人找到我们的地方。”

“那你可一定快点来呀，江南，我心里老是害怕。”

从春城旅游回来后，阿倩对杜江南的称谓变了，两个人的角色俨然是一对夫妻，杜江南成了她的依靠。

当天中午，杜江南把阿倩送上了开往花城市的火车，然后，他在一家酒吧泡到天黑，直到街上暗下来对面走过分不清对方的面孔时，他才悄然潜入范芳芳所住的单身公寓。从楼下望着范芳芳房间发出的温馨灯光，杜江南长出了一口气。他心里想，这次相见恐怕真是最后一面了，从此天涯海角不知哪儿才是自己的归宿了。

就在他取出钥匙把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他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因为在范芳芳的房间里，他看见除了吃惊地望了他一眼的范芳芳之外，他还看见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可能杜江南不会相信，向警方告密的竟然是阿倩。

这个被杜江南送上开往花城列车的“二奶”，在列车上越想越害怕，她觉得人不是她杀的，如果她这样一走了之，她这辈子都将在逃难的日子中度过，她不能成为杜江南的牺牲品。于是，在列车行驶半小时后在一个站台上她就下了车，随即就打电话报了警。

阿倩还向警方提供了杜江南在庭川市有一个女同学是他的女朋友的信息。这是有一天，阿倩在杜江南的酒杯中放了迷幻药，从杜江南嘴中套出的，只不过阿倩将其深埋在心，从未吐露。

顺着这条线警方到庭川大学去调查杜江南的恋人情况。可巧的是这个情况石钢和小叶也调查不久，石钢在范芳芳的住处已提前布下了网，只是当时不知道他们抓获的是同一个人。杜江南的到来，无疑于自投罗网。

在庭川市公安局，石钢拿出一把洁净的牙刷，让杜江南在口腔里轻轻干刷几下，杜江南不知究竟，按要求做了。石钢把这把牙刷放进洁净袋里，让小叶拿着立即去做DNA物证鉴别。

石钢一见杜江南就不住地点头，用女人的眼光来衡量，杜江南身上确实洋溢着魅力。他是在农村长的，从小到大都干重活儿，肌肉发达，胸脯像女人般耸起，皮肤黝黑，从眼神和举动，透露出都市没有的野味儿，精力充沛，是令都市女人们整日咀嚼的城市奶油小生望尘莫及的。

“怪不得他要做‘男公关’呀，”石钢心里说，“他的确是有做‘男公关’的本钱。”

杜江南从被带到公安局那时起，就知道自己这次完了，再和警方抗拒下去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他原原本本地老实交待他的过去……

他从庭川大学毕业就来到了省著名的神州集团搞计算机。

一年后，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和他谈话，说让他暂时停下手中的活，去执行新的工作任务。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在办公室工作得不错，最主要的是自己所学的专业都可以在这里发挥和运用出来，他舍不得离开现在这个岗位。部长说年轻人，多干些职业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现在不是提倡复合型人才嘛，你应该在各个岗位多锻炼锻炼。

杜江南无话可说，人力资源部掌管着神州集团近万名员工的岗位安置大权，如果他这次拒绝，他就有可能被公司解聘。这是杜江南最不愿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了。所以，他答应了。

只是杜江南没想到公司会让他到神州公司下属的神州矿泉水公司去做送水员，而且对外还说，他是因为在技术上出了差错，被贬到下属公司接受惩罚的。杜江南不想干了，他又找到人力资源部。部长笑咪咪地说：“让你下去，总得找个理由呀，你放心，你是被安排执行任务去的，待任务完成以后，公司里的岗位任你选。”

杜江南问：“是什么任务？”

部长说：“你先做送水员吧，该让你做什么我会具体安排的。”

杜江南被矿泉水公司安排给玫瑰园住宅小区送水，因为何云燕非常奢侈，几乎干什么都要用矿泉水，所以几乎每天杜江南都要上她家一趟。

大概送了有十天左右，杜江南又到她家送水，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杜江南把一桶纯净水毕恭毕敬地送到了厨房再把另一



桶矿泉水放入到饮水机上，待转身要走时，何云燕一下子脱掉身上披的睡衣，赤裸诱人的少妇胴体一下子全部暴露在了杜江南的面前。

杜江南还是个童男，虽然在和范芳芳的恋爱中也曾相抱亲吻，但从没有打开过范芳芳身体的秘密。现在，当何云燕这个名模把赤裸的身体全部展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性欲正旺的杜江南哪里受得了这个，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范芳芳也早已从脑海中飞出。

何云燕是过来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她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还真是个处男，嘴角露出一丝欣喜。她走上前来把杜江南浑身脱了个精光，然后推倒在客厅的地毯上，可以说是她强奸了杜江南。

何云燕对杜江南的性行为，开始时可能是为了满足她肉体的需要，后来随着每天都要杜江南送水，挑逗杜江南的欲望，最后使杜江南对她难以自拔。

杜江南确实也如她想像的那样，在何云燕这个性经验非常成熟，非常懂得玩出花样的女人面前，久压的情欲得到全部的释放，就像坚固的冰山一下遇到岩浆，杜江南整个人被融化在与何云燕的燃烧欲望中。

那时候，杜江南还会想起范芳芳，想起范芳芳时他就会感到自己很卑鄙很下流，一方面谴责自己背叛了对范芳芳的纯洁，一方面又经受不住何云燕的诱惑，他觉得自从自己被何云燕诱惑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何云燕强奸